

晚风·龙光塔

又是扁豆肉饭时

| 杨红兵 文 |

又是一季深秋时。不自觉中，寒意渐渐加深了，枝头的树叶略略透出些许岁月的沧桑，但一旁支架上的扁豆，却开始探头探脑了，将丰收的气象诱惑于我的面前。

红棕色的扁豆，如弯弯的月牙，已经因为初经风霜而略显深红，呈现出一种历尽岁月洗礼的成长本色，也似乎在不停地呼唤着我脑海深处的那份记忆，那饥饿年代最为渴望与向往的扁豆肉饭。

于是，我找来一张板凳垫脚，轻轻地攀上那支架，“左右采之”，将一篮子钝红的岁月携带归家，然后，又马不停蹄地上街砍了一斤多“五花肉”。

我安安静静地择豆、切肉、碎姜，一切的一切都在按照记忆进行，往昔在悄悄复苏；或者说，我记忆中的一种“经典”缓步而出，如秋日暖阳，身心如沐春风。

打开燃气灶，待到火候到时，我轻轻倒入一些菜籽油，瞬间，锅爆油香，肉丁与扁豆共舞；锅铲交响，豆香与肉味齐飞，一片氤氲弥漫，一片香味升腾。无形中，已经如开胃菜一般，诱惑我无限的食欲。

我正自得其乐地忙碌着，老妈说“不要将肉炒焦了”，我方从沉醉中觅得归路，将火调小了些。

再细看，锅中已呈现深色，扁豆、肉丁相处和谐，浑然一体。那酱红的是扁豆，微黄的是生姜，深色的是肉丁，点点姜末点缀其间，色彩相宜，繁简得当，一如朱自清先生所说“如同梵阿玲上奏着的名曲”，只是，经我手而来，则似乎更多一些原生态的体现罢了。在撒入盐后，我又迅速翻动几下，以便咸味均匀些。我将一舀子水沿着锅子四壁倒进去，将米和水又翻动搅匀了些后，然后盖上了釜冠（家乡俗语，意即锅盖）。老妈又及时提醒，先大火煮沸，再文火一会，味道会更好。我懒于煮饭已经好久，对此教诲稍有陌生，赶忙按照“法”定程序而行。不管何时、何地，老妈之训导是不敢忘也不能忘的。

不到20分钟，釜冠周侧，热气蒸腾，芳香四溢。哦！

还是当年的那份“排列组合”，还是当年的那份芳香，可是，稍有不同的是色香俱佳而味稍有参差了。

也许，我寻求的并不完全是扁豆肉饭，也许我更多寻求的是一份记忆！

也许，这顿饭带给我的并不完全是温饱问题的解决，也许还有灵魂更深处的一点刺痛与感悟。

乡村的味道，是那么的令人留恋；季鹰的莼鲈，是那么的令人向往。

城市，是一个让人忘记季节的地方，同样也是一个让季节错乱的地方。

因此，或许是通过这种方式提醒自己，已是深秋了。

纵使岁月无痕，但季节的轮回，是不能将之模糊或者忘却的。



戏曲人物

插画 戎锋

情趣·健康桥

麻糕的情味

| 吴翼民 文 |

最拿得出手的土特产就是这款大麻糕。那麻糕是油酥饼中的大块头，个儿大且喷香鲜味可口，一块麻糕当早点或夜宵绰绰有余。我曾经去常州当过全省戏曲盛会的评委，宾馆服务员每天早上送来房间的早餐或晚间的夜宵就是一块大麻糕、一杯热牛奶，还有一拼盘水果，畅好受用也。那时我就觉得常州人有些各别，明明是油酥饼，何以标上麻糕的名儿呢？因为人们通常把糯米制作的点心才叫作“糕”，把面粉制作的点心才叫作“饼”，“大麻糕”实在有点另类哪。后细一想，觉得这才是常州人的不同凡响之处哩，如同无锡人把明明是糯米粉包裹肉馅的油余团子叫作“玉兰饼”一样的别出心裁。

常常享受着亲家公亲家母馈赠的不同的油酥饼，偶一日，关于常州大麻糕的故事牵动了我的情怀，让我深深感动不已——

去年春天，女儿女婿开车带着我们老两口去常州小游，仅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便到了素有“中吴名都”的常州城。我们先观光了市容，浏览了天宁塔名胜，接着就集中时间和精力浏览城中老街青果巷。这是条与无锡清名桥历史街区、苏州平江路山塘街历史街区齐名的风情老街，有许多名人故居和园林建筑，是大可徜徉观瞻之地。我们在街区门楼照相留念后，女儿顺便把照片晒在了“合家欢”的微信群。照片刚发出，群里便有了回应——亲家母立即照会我们顺

道去她小弟光明家坐坐、喝口茶、歇歇脚，道是她小弟——也就是我女婿的小舅光明家，就在青果巷附近。

这本是顺道的事儿，我女儿不主张去小舅家，一是刚到青果巷，还没细赏呢；二呢，事先没有安排照会，贸然闯去小舅家未免唐突，显得不太礼貌。可不及我们回复，亲家母执意要我们去光明家歇歇脚、认个门，余下还有一句，她会让光明无论如何买几盒大麻糕送我们，说光明是老常州，知道哪家店家的麻糕特别好吃。亲家母这么一说，我们更觉得不宜去打扰人家了。女儿并知晓光明小舅的家境不怎么宽裕，贸然让他破费太不好意思啦。可亲家母执意让我们去她小弟家小作盘桓，至少得由光明去买上麻糕相馈赠。见亲家母的执意邀请馈赠麻糕，我们更觉不好意思，连细细赏玩风景的心情也没有了。女儿一个唿哨，我们就赶紧移步离开了青果巷。亲家母是不肯罢休的，继续关照我们留步，还告诉我们说，她已经知会小弟光明，光明出门寻找我们来了。这当儿，女儿也不再多言，牵着我们赶紧登上汽车，匆匆离开了青果巷，一面急忙电话通知亲家母，关照她让光明别再找我们更不要去买什么麻糕啦。

汽车飞速驰离层层叠叠的街巷，我们在沿途一家店家买了几盒大麻糕，算是应了景，而后便打道回府。我猜测，这回买的常州大麻糕必定是最好吃的……

语丝·五里湖

梅花梦

| 赵琴芬 文 |

今年苦夏，热得酷，热得久，在炎炎烈日熏烤下，阳台上的一些盆栽萎了。待我把它们挪到廊下，为时已晚。眼见那盆梅桩渐渐叶片凋零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了……心疼！后悔！愧疚！设法弥补吧。我“死马当作活马医”，用淘米水为她浇灌，还隔三差五地加入少许牛奶，祈愿能把她滋养得枯枝返青……日复一日，梅梢上终于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！个把月后，绿芽儿变成了绿叶，尽管稀稀落落的，成不了气候，但展示了生机，给了我希望：总有一天，这梅桩依然会枝繁叶茂的。至于开花，只怕得等上几年吧？没承想，她，竟然在秋天就开出了一朵花！

我又惊又喜，竟然赏到了一朵九月梅！我伫立在窗前，痴痴地看着她，她也依依地看着我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这朵九月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拍下照片，发到诗社群里，诗友们都说这是祥瑞。

夜里，我做了个奇怪的梦。梦里，一位身披红色斗篷的姑娘翩翩来到我床前。我惊讶地打量着她：“你？”她笑答：“被你救活的梅花魂。”我双手扶起她：“你不是报春花吗？怎么秋天就来啦？”

她眼圈一红，说：“来感念你用淘米水和牛奶滋养了我，让我起死回生。”我不无担忧地说：“花开四时各有序。你乱了时序，不怕犯天条？”她坦然道：“你给我真情挚爱，我报你美丽芬芳。哪怕受罚，也值。”我握住她的纤手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良久，她黯然道：“我不能久留，得回去领罚了……”我急得连连摇头，大喊：“不要，不要！”可我没能拉得住。她，翩然而来，飘然而去，不见了。

我从梦中惊醒，急忙起身，到窗前一看，还好，那朵梅花还在！我把花盆捧回房里，放在案头。灯光下，但见层层股红的花瓣，簇拥着嫩黄的花蕊。花上有莹光闪烁。是露？是泪！一滴梅花泪！

回忆梦境，我心潮难平：人常说“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”，可依我看来，草木通灵，草木有情。用些许淘米水和牛奶浇灌出来的梅花尚且知道感恩，人世间众多用乳汁和白米饭哺育长大的儿女们呢？《红楼梦》中的《好了歌》有句歌词：“痴心父母古来多”，下半句说来令人心寒，反正我不说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就留给天下儿女们扪心自问吧。